

異史

聊齋焚餘厚稿

異史目次

第四卷計九十四則

狐夢

陽武侯

趙城虎

螳螂捕蛇

武技

小人

秦生

狐妓

酒虫

木雕人

封三娘

布客

農人

章阿端

饌飪媼

金永年

花姑子

武孝廉

西湖主

周順亭

心頭小人

義犬

獅子

閻王

土偶

長治女子

鄱陽神

伍秋月

蓮花公主

綠衣女

黎氏

荷花三娘子

罵鴨

柳氏子

上仙

猴靜山

錢流

郭生

金生色

彭海秋

堪輿

竇氏

梁彥

龍肉

山市



白蓮教

雙燈

捉鬼射狐

塞債債

頭滾

鬼作筵

胡相公

念秧

蛙曲

鼠戲

泥書生

土地夫人

寒月芙蕖

酒狂

柳秀才

水灾

諸城某甲

庫官

董公子

龍無目

兩錢

妾杖擊賊

秀才驅怪

龍取水

小獵犬

碁鬼

二商

梅女

郭秀才

死僧

阿英

橘樹

赤字

牛成章

青娥

鏡聽

牛痘

金姑夫

梓潼令

胡四娘

鬼津

仙人島

閻羅薨

顛道人

祿數

珊瑚

龍飛相公

瑞雲

鹿啣草

異史卷之四

淄川蒲松齡聊齋著

狐夢

余友畢怡庵。倜儻不羣。豪縱自喜。貌豐肥多髭。士林知名。嘗以故主叔刺史公之別業。休憩樓上。傳言樓中故多狐。畢每讀青鳳傳。心輒向往。恨不一遇。因於樓上攝想凝思。既而歸齋。日已寢暮。時暑月燠。熱當戶而寢。睡中有人搖之。醒而却視。則一婦人。年逾不惑。而風雅猶存。畢驚起問其誰。笑曰。我狐也。蒙君注念。心竊感納。畢聞而喜。投以嘲謔。婦笑曰。妾齒加長矣。縱人不見惡。先自慚沮。有小女及笄。可侍巾櫛。明宵無寓人於室。當即來。言已而去。至夜焚香坐伺。婦果携女至。態度嫺婉。曠世無匹。



婦謂女曰。畢即與有夙緣。即須留止。明旦早歸。勿貪睡也。畢乃握手入幃。款曲備至。事已。笑曰。肥即痴重。使人不堪。未明即去。既夕自來。曰。姊妹輩將為我賀新郎。明日即屈同去。問何所。曰。大姊作筵主。此去不遠也。畢果候之。良久不至。身漸倦惰。終伏案頭。女忽入。曰。勞君久伺矣。乃握手而行。奄至一處。有大院落。直上中堂。則見燈燭熒熒。燦若星點。俄而主人至。年近二旬。淡妝絕美。斂衽稱賀已。將踐席。婢入白。二娘子至。見一女子。年可十八九。笑向女曰。妹子已破瓜矣。新郎頗如意否。女以扇擊背。白眼視之。二娘曰。記兒時與妹相撲為戲。妹畏人教脇骨。遇呵手指。即笑不可耐。便怒。謂我當嫁焦僥國小王子。我謂婢子他日嫁多髭郎。刺破小吻。今果然矣。大娘笑曰。無怪三娘子怒。

詎也。新郎在側，直爾憨跳。頃之，合尊促坐，晏笑甚懽。忽一少女抱一猫至，年可十二三，雖髮未髦而艷媚入骨。大娘曰：「四妹妹亦要見姊丈耶？」此無坐處，因提抱膝頭，取有果餌之。移時，轉置二娘懷中，曰：「壓我脛股，疲痛。」二姊曰：「婢子許大身，如百鈞重，我脆弱不堪。」既欲見姊丈，姊丈故壯偉，肥腴耐坐，乃捉置畢懷，入懷香奩，輕若無人。畢抱與同杯飲。大娘曰：「小婢勿過飲，醉失儀容。」恐姊丈所笑，少女孜孜展笑，以手弄猫，猫晏然鳴。大娘曰：「尚不拋却。」抱走蚤蟲笑。二娘曰：「請以狸奴為令，執筆交傳。」鳴處則飲。眾如其教，至畢輒鳴。畢故豪飲，連舉數觥，乃知小女子故捉令鳴也。因大喧笑。二姊曰：「小妹子歸休。」壓煞郎君，恐三姊恁人。小女郎乃抱猫去。大姊見畢善飲，乃摘髻子貯酒以勸，視髻僅

容升許。然飲之。覺有數斗之多。比乾視之。則荷蓋也。二娘亦欲相酌。畢辭不勝酒。二娘出一口脂合子。大於彈丸。酌曰。既不勝酒。聊以示意。畢視之一吸可盡。接吸百口。更無乾時。女在傍以小蓮杯易合子去。曰。勿爲奸人所算。置合案上。則一巨鉢。二娘曰。何預汝事。三日。即君便如許親愛耶。畢持杯向口立盡。把之。贓軟。審之。非杯。乃羅襪一鈎。襯飾工絕。二娘奪罵曰。猶婢何時盜人履子去。怪足冷水也。遂起入室。易約畢。離席告別。女送出村。使畢自歸。瞥然醒寤。竟是夢景。而鼻口醺醺。酒氣猶濃。異之。至暮。女來曰。昨宵未醉死耶。畢言方寔是夢。女曰。姊妹怖君狂譟。故托之。夢實非夢也。女每與畢奕。畢輒負。女笑曰。君日嗜此。我謂必大高着。今視之。只平平耳。畢求指誨。女曰。奕之爲術。

在人自悟。我何能益君。朝夕漸染。或當有異。居數月。畢覺稍進。女試之。笑曰。尚未。尚未。畢出。與所嘗共奕者游。則人覺其異。咸竒之。畢為人坦直。冒無宿物。微洩之女。已知。責曰。無惑乎同道者不交。狂生也。屢囑慎密。何尚爾爾。怫然欲去。畢謝過不遑。女乃稍解然。由此來寢疎矣。積年餘。一夕來。兀坐相向。與之奕。不奕。與之寢。不寢。悵然良久。曰。君視我。孰如青鳳。曰。殆過之。曰。我自慚弗如。然聊齋與君文字交。請煩作小傳。未必千載下無愛憶如君者。曰。夙有此志。曩遵舊囑。故秘之。女曰。向爲是囑。今已將別。復何諱。問何往。曰。妾與四妹妹爲西王母徵作花鳥使。不復得來。曩有姊行。與君家叔兄有舊。臨別已產二女。今尚未醮。妾與君幸無所累。畢求贈言。曰。盛氣平。過自寡。遂起握手曰。君

送我行。至里許。洒涕分手。曰。彼此有志。未必無會期也。乃去。康熙二十一年。臘月十九日。畢子與余抵足綽然堂。細述其異。余曰。有狐若此。則聊齋之筆墨。有榮光矣。遂誌之。

陽武侯

陽武侯薛公祿。薛家島人。父薛公最貧。牧牛鄉先生家。先生有荒田。公牧其處。輒見蛇兔鬪草萊中。以爲異。因請於主人爲宅。北構茅而居。后數年。太夫人臨蓐。值兩驟至。適二指揮使奉命稽海。出其途。避兩戶中。見舍上鴉鵲羣集。競以翼覆漏處。異之。既而翁出。指揮問。適何作。因以產告。又詢所產。曰。男也。指揮又益愕。曰。是必極貴。不然。何以得我兩指揮護守門戶也。咨嗟而去。侯既長。垢面垂鼻。涕殊不聰。諷島中薛姓。故隸軍籍。是年應

翁家出一丁口。戍遼陽。翁長子深以為憂。時戍十八歲。人以太
憨生。無與為婚。忽自謂兄曰。大哥啾唧得無以遣戍無人耶。曰。
然。笑曰。若肯以婢子妻我。我當任此役。兄喜。即配婢戍。遂携室
赴戍所。行方數十里。暴雨忽集。途側有危崖。夫妻奔避其下。少
間雨止。始復行。終及數武。崖石崩墜。居人遙望。兩虎躍出。逼附
兩人而沒。戍自此勇健非常。丰采頓異。後以軍功封陽武戍。世
爵至禎。啟間襲侯某公薨。無子。止有遺腹。因暫以旁交代。凡世
封家進御者有妖。即以上聞。官遣媼伴守之。既產乃已。年餘夫
人生女。產後腹猶震動。凡十五年。更數媼。又生男。應以嫡派賜
爵。旁支譟之以為非薛產。官收諸媼械梏百端。皆無異言。爵乃
定。

趙城虎

趙城媼年七十餘止一子一日入山爲虎所噬媼悲痛幾不欲活號啼而訴之宰宰笑曰虎何可以官法制之手媼愈號咷不能制之宰叱之亦不畏懼又憐其老不忍加威怒遂約之諾爲捉虎媼伏不去必待勾牒出乃肯行宰無柰之即問諸役誰能往之一隸名李能醺醉詣坐下自言能之持牒下媼始去隸醒而悔之猶謂宰之偽局姑以解媼擾耳因亦不甚爲意持牒報繳宰怒曰固言能之何容復悔隸窘甚請牒拘獵戶宰從之隸集諸獵人日夜伏山谷冀得一虎庶可塞責月餘受杖數百冤苦罔控遂詣東郭嶽廟跪而祝之哭失聲無何一虎自外來隸錯愕恐被噬噬虎入殊不他顧薄立門中隸祝曰如殺某子者

爾也。其俯聽吾縛。遂出縲索繫虎頸。虎帖耳受縛。牽達縣署。宰問虎曰。某子爾噬之耶。虎頷之。宰曰。殺人者死。古之定律。且姬止一子。而爾殺之。彼殘年垂盡。何以生活。倘爾能爲若子也。我將赦之。虎又頷之。乃釋縛令去。姬方怨宰之不殺虎以償子也。遲旦啟扉。則有死鹿。姬貨其肉革。用以資度。自是以爲常。時啣金帛擲庭中。姬從此致豐裕。奉養過於其子。心竊德虎。虎來時。啣卧簷下。竟日不去。人畜相安。各無猜忌。數年。姬死。虎來吼於堂中。姬素所積。綽可營塋。族人共瘞之。墳壘方成。虎驟奔來。賓客盡逃。虎直赴塚前。嗥鳴雷動。移時始去。土人立義虎祠於東郭。至今猶存焉。

螳螂捕蛇

張姓者。偶行谿谷。聞崖上有聲甚厲。尋途登覘。見巨蛇圍如碗。擺撲叢樹中。以尾擊柳。柳枝崩折。反側傾跌之狀。似有物制之。然審視殊無所見。大疑。漸近臨之。則一螳螂據頂上。以刺刀攖其首顛。不可去。久之蛇竟死。視額上革肉已破裂云。

武技

李超。字魁。吾淄之西鄙人。豪爽好施。偶一僧來托鉢。李飽啗之。僧甚感荷。乃曰。吾少林出也。有薄技。請以相授。李喜。館之客舍。豐其給。旦夕從學。三月藝頗精。意甚得。僧問汝益乎。曰。益矣。師所能者。我已盡能之。僧笑命李試其技。李乃解衣唾手。如猿飛。如鳥落。騰躍移時。詡詡然交刃而立。僧又笑曰。可矣。子既盡吾能。請一角低昂。李忻然。即各交臂作勢。既而支撐格拒。李時時

蹈僧瑕。僧忽一脚飛擲李已仰跌。又餘僧撫掌曰。子尚未盡吾能也。李以掌致地。慚沮請教。又數日。僧辭去。李由此以武名。遨遊南北。罔有其對偶。適歷下見一少年尼僧。弄藝於場。觀者填溢。尼告衆客曰。顛倒一身。殊大冷落。有好事者。不妨下場一撲。爲戲。如是三言。衆相顧。迄無應者。李在側。不覺技癢。意氣而進。尼便笑與合掌。總一交手。尼便呵止曰。此少林宗派也。即問尊師何人。李初不言。尼固詰之。乃以僧告。尼拱手曰。慙和尚。汝師耶。若爾。不必較手足。願拜下風。李請之再四。尼不可。衆慙慙之。尼乃曰。既是慙師弟子。同是箇中人。無妨一戲。但兩相會意可耳。李諾之。然以其文弱。故易之。又年少喜勝。思欲敗之以要一日之名。方頓頭間。尼即遽止。李問其故。但笑不言。李以爲怯。固

請再角。尼乃起。少間李騰一蹶去。尼駢五指下削其股。李覺膝下如中刀斧。蹶仆不能起。尼笑謝曰。孟浪迂客。幸勿罪。李昇歸。月餘始愈。后年餘。僧復來。爲述往事。僧驚曰。汝大國莽。惹他何爲。幸先以我名告之。不然股已斷矣。

王阮亭云。此尼亦殊踪跡詭異。不可測。又云。拳勇之技。少林爲外家。武當張三峯爲內家。三峯之後。有閩中人王宗。宗傳溫州陳州同州同明嘉靖間人。故今兩家之傳。盛於浙東。順治中。王來咸字征南。其最著者。斬人征南之徒。又有僧耳僧尼者。皆僧也。兩寇無事。讀李越事始末。因識於後。

小人

康熙間。有術人携一榼。榼藏小人。長尺許。投一錢。則啟榼令出。

唱曲而退。至掖。掖宰索搯入署。細審小人出處。初不敢言。固詰之。始自述其鄉族。蓋讀書童子。自塾中歸。為術人所迷。復投以藥。四體暴縮。彼遂携之以為戲具。宰怒。杖殺術人。

秦生

萊州秦生。製藥酒。悞投毒味。未忍傾棄。封而置之。積年餘。夜適思飲。而無所得。酒忽憶所藏。啟封。嗅之。芳烈噴溢。腸痒涎流。不可制止。取殘將嘗。妻苦勸諫。生笑曰。快飲而死。勝於饑渴而死多矣。一殘既盡。倒瓶再斟。妻覆其瓶。滿屋流溢。生伏地而牛飲之。少時。腹痛口噤。中夜而卒。妻號泣為備棺木。行入殮。次夜。忽有美人。入身不滿三尺。逕就靈寢。以甌水灌之。豁然頓甦。叩而詰之。曰。我狐仙也。適丈夫入陳家。竊酒醉死。往救而歸。偶遇君。

家。彼憐君子與已同病。故使妾以餘藥活之也。言訖不見。
余友人丘行素貢士。嗜飲。一夜思酒而無可行沽。輾轉不可。
復忍。因思代之以醋。謀諸婦。婦嗤之。丘固強之。乃煨醢以進。
壺既盡。始解不甘寢。次日竭壺酒之資。遣僕代沽。道遇伯弟。
衰宸詰知其故。固疑嫂不肯為兄謀酒。僕言夫人云。家中蓄
醋無多。昨夜已盡其半。恐再一壺。則醋根斷矣。聞者皆笑之。
不知酒興初濃。即毒藥猶甘之。况醋乎。此亦可以傳矣。

狐妓

諸生王文。東昌人。少誠篤。薄游於楚。過六河。休於旅舍。仍步門
外。遇里戚趙東樓。大賈也。常數年不歸。見王相執甚歡。便邀臨
存。至其所有美人坐室中。愕怪却步。趙曳之。又隔窓呼妮子去。